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六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湨古歷反。○爾雅。梁莫大於湨梁。湨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湨梁也。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高氏閌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齊侯

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蚪反羊舌肸為傳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閑官韓襄無忌子也虞邱書為乘馬御代程鄭○乘去聲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湨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湨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比音毗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孔疏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王氏樵曰。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爲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爲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爲曲說無禮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丈林反。阪音反。○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即此。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徼。古堯反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陘音刑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比必利反間音閑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雁卒章所云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牼苦耕反○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子同此○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朝如字卬人名字皆放此卬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去聲重平聲寰宇記重丘在乘氏縣東北三十一里今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屬山東兖州府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訽罵也○訽呼豆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今兖州府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杙音弋。抉烏穴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比音毗）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鈹普皮反）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居世反○狂犬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
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抶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闔謂門户閉塞○行去聲抶恥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
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苴絰帶

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菅古顏反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鬻之六反枕去聲凷苦對反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
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邵氏寶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衞行
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
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
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純地理志作屯長子屯留二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爲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弒者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 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皐巫名也夢并見之○奉音捧今山西太原府清源縣有梗陽故城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

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 雙玉曰瑴○瑴音角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後並去聲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 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鴆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 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

行廣一里故經書圍○今平陰故城在山東東平州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今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也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旗以為陳示衆也○陳去聲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脰音豆曰止將為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弛式氏反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皆是州綽弛弓也）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衿其鴆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去聲萩音秋說文蕭也）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勑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申池齊南城西門）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還音旋數所主反檛陟瓜反）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今山東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音口）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行去聲）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

蓋縣至下邳入泗○莞音官○輕去聲斷音短水經注濰水出琅琊箕縣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遲都昌入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為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邱縣屬山東青州府都昌今昌邑縣也屬山東萊州府蓋縣省入沂水縣屬青州府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水經注潁水東歷巨邱城南故汾邱城也今襄城縣屬河南開封府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犨尺由反○水經注湛水源於魚齒山今在河南汝州東南五十里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汴○郡縣志陽翟有上棘城今在開封府禹州南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今嵩渚山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三十五里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費扶味反雍去聲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今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孔疏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也多死聲○孔疏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南師不時必

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今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屬山東齊南府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執之舍之不以王命故稱人○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漷音郭○合鄉漢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

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今內黃縣屬直隸大名府〕○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兖州府〕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乘先並去聲夢平聲〕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癉音旦瘍音羊創平聲○孔疏說文云癉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癉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直慮反雍去聲內音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含去聲下同〕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為去聲〕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瞑亡丁反〕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常膏古報反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邵氏寶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鄆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鬷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

子孌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顧氏炎武曰房玄齡管子注諸子、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姒、解作庶公子、皆誤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屬之蜀反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間去聲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黥其京反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漢置高唐縣、今爲高唐州、屬山東東昌府。古高唐城在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名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媯居危反）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司徒孔即子孔）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報反名也）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食音嗣僂力侯反）醢衛于軍

○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或曰在今高唐州境）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言齊猶未服于晉）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蹷求月反）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向音餉）○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汙音紆○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古澶淵地也）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蔡司馬卽公子燮楚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王氏錫爵曰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承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于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謬矣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去聲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

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麗去聲 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 悼子。甯喜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名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餒餓也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任音壬。○按公羊傳。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主史記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詰從去聲]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謂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度待洛反○言洗濯其利慾之私心專壹以待乎人其法皆一度於信前後所行皆可明驗]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今大禹謨]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

至。○誠信之道，由己專壹，而後念功，則功可成。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殺之禍。○還音旋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馮，皮冰反。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闕，求月反。重，平聲。衣，去聲。鮮，上聲。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彊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幾，平聲。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施，去聲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反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離，麗也。知，音智。下同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

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較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

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
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馹人實反傳也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逸書
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謨莫胡反○今夏書亂征文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
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乘去聲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
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
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閒之不亦難
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
鄙掠之刼掠財物○掠音亮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
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守去聲將逃罪罪重

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任音壬）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輿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今河南河南府鞏縣西南有轘轅山）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見賢遍反）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先二悉薦反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陸氏粲曰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與音預下同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還音旋枚本亦作版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處上聲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蘇氏轍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平聲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使人所吏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徵朝于鄭名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平聲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㚖湨梁之明年湨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見音現酎直又反○傅氏遜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宴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祭也與執燔焉助祭○與音預○燔又作膰音煩祭肉也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去聲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

罷音皮 無日不惕 豈敢忘職 惕懼也 大國若安定之 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 言自將往 不須來召 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 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翦爲仇讎 翦削也 謂見剝削不堪命 則成仇讎 敝邑是懼 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 執事實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 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 欒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 受命於晉 受錮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 將安用之 小所以事大 信也 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 弗聽 退告陳文子曰 君人執信 臣人執共 忠信篤敬 上下同之 天之道也 君自弃也 弗能久矣 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 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 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 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 殷以少牢 四時祀以一羊 三年盛祭以羊豕 殷盛也 ○孔疏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 祫及五世 是大夫有功得禘祫也 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 曰 吾聞之 生於亂世 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 己巳 伯張卒 君子曰 善戒 詩曰 愼爾侯度 用戒不虞 鄭子張其有焉 詩大雅 侯維也 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冬 會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 晉知欒盈在齊 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轘音患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

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齮五綺反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同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音現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游眅公孫蠆子。○眅呼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七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已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争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去聲今雍榆城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南十八里○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期居其反○顧氏炎武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名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隊音墜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傅氏遜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屏。薄輕反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詐爲夫人也二婦人輦以

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去聲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乘去聲下驂乘超乘同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援音袁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著直略反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音石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覆芳服反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斷音短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

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鮮平聲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罷音皮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胠起居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殲舊臣任武力○乘去聲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歌也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孟門司馬氏貞曰在朝歌東北大行地理志在河內郡野王縣西北今河內縣即野王縣屬河南懷慶府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孔疏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云張設旗鼓也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郫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為京觀○少去聲少水即澮水也出河南開封府密縣古鄶

城西北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氂力之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飲去聲下同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重平聲滌音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

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側留反好去聲羯居竭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茍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愈己疾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藏去聲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孔疏隧正屬司徒臧為司寇兼主掌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從去聲孟氏又告季孫季

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蛇音移○今山東濟南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邱縣治也）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

（爲自爲請○爲去聲）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盡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子餘反○今在山東青州府莒州境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今屬莒州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懼大國益勝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與音預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音現）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曰多。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爲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

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置韋城縣金廢為鎮今在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孔疏商初豕韋國君為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古范城在今范縣東南二十五里屬山東東昌府濮州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大音泰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祊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劉氏炫曰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
也恕思以明德○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俊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象不
燒死故訓爲斃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
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

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
罪焉請得罪於陳也○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爲下吳名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
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
器以示薳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
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

從遂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陬側留反○漢置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今山東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宇乞師故也○棘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南 諸侯還救鄭 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躒力狄反 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音石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婁路口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反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下乘字去聲下同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轉張戀反 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櫜古毛反 弗待而出 射犬又不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

德昭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屈○曩奴黨反盈居力反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

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

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

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使程鄭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鬷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産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舍如字○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夷儀之諸侯也重邱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寰宇記聊城縣東北有重邱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山東東昌府治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孔疏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為己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 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 史皆曰吉。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 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孔疏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蔾恃之則傷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孔疏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 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 崔子因是，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間去聲 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閭公 伺公閭隙 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崔子 問疾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歌以命姜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 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 請免 請自刃於廟弗許 求還廟自殺也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 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 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扞也掫作侯反從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也行去聲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

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音石僂力侯反堙音因 祝佗父祭於高堂 高堂有齊別廟也○佗徒河反 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爵弁祭服○說他活反 申蒯侍漁者 侍漁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帑宰之妻子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反死君之義 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 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己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以歸○君既死何所歸也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爲去聲下同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任音壬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人謂崔子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既不必死又不必亡則亦何用歸也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枕去聲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史居在南謂之南史非官名也閭邱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縳直轉反乘去聲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

○推他回反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弇於檢反 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
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枕去聲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
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故不可
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
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翣 喪車之飾諸侯六翣○翣所甲反 ○孔疏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
黻翣二畫翣二鄭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
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
中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云八翣者加龍翣二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

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泮闕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弒莊公說晉也 使隰鉏請
成慶封如師 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 男女以班 ○男女分別將以賂晉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 三軍之六卿 五吏
三十帥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illegible]皆有貨財之賂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守去聲 使叔向告於諸侯 告齊服 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堙音因刊古干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喪冠也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纍類悲反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所主反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

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楚前年辭不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在今江南廬州府舒城境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處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陳去聲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傅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 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大音泰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
殺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
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一云。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 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
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辟。婢亦反 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 方千里○圻音祈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 衰。差降○衰。初危反 今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志之所向必資言以成之言之所發必資文以成之）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孔疏庀訓爲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爲治也）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埆音覺孔疏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豬陟魚反）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町徒頂反○說文田踐處曰町）牧隰皋（隰皋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

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輕去聲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音石下同殪於計反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詩作閱容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今蔡仲之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七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直彫反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

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御魚呂反）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鮮音仙為去聲）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去聲〉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

○孔疏。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爲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甯喜弒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
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 甲午衛侯入
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令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頷户感反以首肯見意也 公至使
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 二三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
喜之言故怨之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所怨在親親 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衎居謂剽也 臣不能貳通外
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茅氏
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
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 遂從衛
師敗之圉 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圉城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三十二井○先去聲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
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名公也名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婁
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户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
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堇音謹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劉氏敞曰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
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
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
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
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
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
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
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
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
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孔疏世族譜云子羽其後為羽氏羽
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譜以公孫揮為雜人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夕見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
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

很戾。很胡懇反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内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戾力計反孔疏内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内事爲在内人之長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伊戾爲大子内師不行恐内侍廢闕。遠去聲共音恭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欿口感反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致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

疾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今大禹謨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飫於據反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窕敕堯反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平聲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鄐（鄐，晉邑。○鄐，許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去聲），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户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亭），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去聲，下同）。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行，户郎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 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熸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 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也 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為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 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 不如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為貪 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墮許規反○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 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懸氾音凡)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七十里)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甯喜之後見鱄為喜出奔亦以罪鱄也其罪鱄奈何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去聲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去聲○衛寗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寗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寗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使攻寗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枕斂並去聲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寗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呂反且鱄實使之使寗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穀梁傳曰織絢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去聲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此敘事辭非鱄自言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稅讀繐音歲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孔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明其大小通稱邑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之乃旦反下同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舉記錄之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音現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 馹傳也謁告也○馹人實反傳陟戀反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 示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猶云皆不得其死孔疏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

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按孔疏謂不唯病害而已必至于死也又說云言弭兵而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病亦通 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孔疏夫謂宋也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也 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劉氏敞曰。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左氏之說非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辦。皮莧反。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楚爲晉細。言楚今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去聲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賁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
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稔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平聲）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頌）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氏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去聲）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言如一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

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妻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
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亦婢反辛巳崔明
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於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
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
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

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孔疏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孔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于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之星○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今

京城東偏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預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邱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去聲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況反勞去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爲去聲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音預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平聲，以易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婢支反歲弃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衡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孔疏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客在玄枵惟衡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衡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衡其身而及其尾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

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孔疏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名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巳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巳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巳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辟言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巳○斷音短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後並去聲公膳曰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釋宮六逵謂之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奉音捧○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

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奊户結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俳皮皆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魚里當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甍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𡗗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
外難○稅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去聲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氾芳劒反食音嗣穆子
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顔
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縣屬江南鎮江府孔疏此時吳君是餘祭也
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
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
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邱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名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邶殿乎）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嫚音慢說文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廷音旺。○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里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上聲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為去聲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

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